



闲话台词

近几年,在北京和上海偶尔看了几场话剧,发现有些年轻演员,有的甚至还是比较有名气的演员,读词不够清晰,叫人听着费劲。其实我都是坐在三到五排之间,是剧场里最好的位子,尚且听不清,那么坐在后排或者楼上的观众,可能就更听不清了。话剧是以台词为主要表达手段的,如果连台词都听不清的话,又叫人怎么去欣赏呢。

我觉得自上世纪中叶开始,大家就意识到,电影应该尽量摆脱戏剧的影响,无论是编剧还是表演,都应该更自然,更贴近生活。特别是二战后兴起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文艺思潮,主张故事片也应像纪录片那样记录下生活原貌,尽量去除人为的编造,成了世界性的一股潮流,也是被中国影视界所认同的。但是,改革开放后,港台片得以大量涌入,更有许多人主张向港台演员的读词方法靠拢。不刻意点送,完全放松了说。因此也产生了一个误区,好像影视表演,台词只要像生活中那样随便一说就行了,用不着下工夫去钻研。他们忽略了,不刻意点送,不等于不要点送。生活中,我们说话也是要点送的,不过,说话的人不自觉罢了。同样一句话,不同的逻辑重音,就代表不同的意思。譬如“我今天不想看电影”,如果把逻辑重音放在“今天”上,那意思是我不是不想看电影,只是今天不

我的配音生涯(3) ◆ 苏秀

上译厂的配音艺术家们聚在一起聊什么?除了配音,恐怕还是配音。一句台词,反复琢磨,如今难得一聚,谈起来都意犹未尽。今日本版选摘《我的配音生涯(增订版)》中《闲话台词》,让读者领略这些艺术家们的台词功夫。

想;如果把重音放在“看电影”上,那意思就成了散步、聊天都可以,只是不想看电影。同样,声音放松、语气自然,也绝不等于口齿不清。生活中你没听清对方说什么,还可以问一声:“你说什么?”而观看影视剧时,你是没法问的。再说,无论是在家看电视,还是到影剧院去看话剧、电影,都或多或少要受到客观环境的干扰,所以你必须比生活中,点送更到位,口齿更清晰。

当年,我们厂的每个译制导演和录音都有一张卡,可以凭卡到全上海任何一个电影院去看电影,以便了解我们影片的实际效果。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年轻的导演江海洋把他的第一部电影拿到我们厂做后期配音,他曾向我提出:“能不能像港台演员那样读词?”我告诉他我们可以那样读词,在我们的棚里也可以听清台词。因为我们的棚是强吸声的。但是经过混录,清晰度会受到一定损失,电影院的条件不可能都像我们厂的设备那么好,除了国泰和大光明,在别的影院就会听不清台词了。结果,他还是选择了我们惯常的读词方法。

二〇〇五年夏天,我以前的译制厂同事施融回国探亲。早年曾接受过我辅导的林栋甫,请我和小施去吃饭。这天没去他开的酒吧,而是在他家里,由他亲自下厨做西餐。我一直喜欢他烧的小菜,并不觉得饭店里那些很贵的菜就一定好吃。所

以我对施融说:“你好大面子,我一直说喜欢吃他烧的菜,他都不肯做。你来了,他就亲自下厨了。”小林赶紧对我说:“下礼拜你们再来,我专为你做。”其实,我知道,他现在既要打理酒吧,又要做节目养家,不再有多余的精力。再说,每年母亲节,他总不忘请我出来吃顿饭;或买束花、买盒巧克力,已经够有孝心了。我哪里会真的计较他是不是亲自下厨。我这样说,不过为哄施融开心罢了。

那天饭后,他们一人一小杯酒,一面品着酒,一面兴致勃勃地谈起该怎样读台词来,什么电影、电视和舞台剧的区别呀,对台词的处理呀。小林说:“当年苏老师听我读一篇散文,我读到一个地方,她说:‘停顿呀,你怎么不敢停顿?’她说你不敢停顿,因为你没有生活在人物的状态里,怕一停顿情绪就断了。你如果生活在角色中,就一定会停顿,观众也会和你一起感受到需要这个停顿。那篇散文中有一段话,‘我以为,这回上帝终于给我送来了一个天使……我又错了。’从兴致勃勃地以为来了个天使,到发现错了,是有一个过程的,你把这个过程省略掉,整篇文章就失去了节奏。”两个人还谈起了对舞台的迷恋,小林说有好的话剧剧本,你会回来吗?施融说一定回来。

不知不觉快十点了。我跟栋甫说:“你叫司机送我回去吧。”小施说:“真的不早了,我跟你一块走

吧。”到了车上,小施意犹未尽,又说起港台式的读词来。他说:“与其听那种小和尚念经,我情愿听北京人艺那个……”“你想说郑榕吧?”“就是郑榕。他虽然有很重的舞台腔,可表达的是人物的感情,所以反而使人感到他刻画的人物色彩浓烈。像《茶馆》里的常四爷。”“所以你老学他撒纸钱那句台词。”“不是我学他,是盖文源老学他。”“还有一个舞台腔很重的演员,辽宁的李默然。他的邓世昌多棒。”“是,是,他的读词铿锵有力,把个爱国将领的赤胆忠心表现得淋漓尽致。”我说:“不过,我更喜欢于之是和林连昆的读词。”

车已经到了他家的楼前,小施匆匆地抱了我一下以示告别,转眼便消失在大堂明亮的灯光中了。

没想到,他回到纽约还不忘这个话题。有一次在越洋电话中问我:“你说赵丹的台词怎么样?”我说他有南方口音。他又问:“那他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是不是到位?”“当然是很到位的。”“那他的台词到底算好呢还是不好?”“当然算好。”赵丹是个伟大的演员。我特别喜爱他扮演的林则徐和《乌鸦与麻雀》中的小广播。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的高贵、威严,对同僚的谦恭、诚恳,以及对英国鸦片商人的凛然正气,这一切都通过他的台词和身段,升华成了一种艺术的美。你被他的表演所吸引,根本就不会想到,他的台词哪个字读音不标准了。尤其令人难以想

象的是,他怎么既能演好那样有身份有抱负的高官,又能演好上海的小混混——小广播。他那场“轧金子,卖黑市,再轧金子,再卖黑市”,越算越得意,“我发财了”,忍不住哈哈大笑,把破竹椅也笑塌了,真是精彩绝伦。那一口上海普通话,更使这个人物锦上添花。

当然,影视和话剧为了便于全国老百姓接受,应该以普通话为主。说好普通话,是影视、话剧演员的基本功。但是,在特殊情况下,方言却是不可替代的。如黄蜀芹导演的《孽债》。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云南插队的广大上海知青可以返城了。但是,必须是没结婚的才能回上海。因而,有些已经结过婚,甚至有了儿女的男女知青们,为了回上海,不惜离婚,抛却了配偶和儿女。十几年后,他们在上海又成了家。他们留在云南的儿女也懂事了,知道了自己的父亲或者母亲原来在上海,于是成群结队来上海寻亲。他们的到来,引发了他们父母新的家庭很多矛盾。而他们最后决定回云南去,不懂上海话,也是使他们无法融入父母生活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该说上海话的段落,必须说上海话,他们不知道父母在说什么,才会感到茫然无措。

总之,语言是为刻画人物服务的。一句精彩的台词,可以表达无比丰富的内涵。例如《红楼梦》中,林黛玉初到贾府,府中的老老少少都早早陪在贾母身旁,迎接这位贵客。只有王熙凤姗姗来迟,而且不等进屋便高声叫道:“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只这一声,便把王熙凤这个人物自恃能干,又受贾母宠爱,以及她在府中的权势与地位,都表达出来了。台词功夫,是值得每个戏剧工作者,花一辈子去钻研的。

(摘自《我的配音生涯(增订版)》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11月版)

坚不可摧

——日军战俘营的盟军战俘

秦忻怡



38.参观战俘集中营遗址

和美国方面,张一波竭尽全力倾其所有和老朋友联系,努力将战俘集中营推到美国公众的面前。他每天都要进行电子邮件往来,每天都要打好多国际长途电话。

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历史系教授吴天威就是其中之一。他是美国最早参与战俘集中营研究的一支力量。1988年,吴天威教授和张一波教授在对日索赔会议上认识并开始交往,他们保持了多年的友谊。因此,当吴天威从张一波这里第一时间了解到战俘集中营时,便投入到了其研究中。吴天威,美籍华人,原籍沈阳,1945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历史系,1952年赴美留学,任南伊利诺伊大学历史系教授。他长期从事日本战争罪行研究,并在美国创立了日本侵华研究学会,创办了《日本侵华研究》刊物,建立了日本侵华浩劫纪念馆。1998年,吴天威要在美国成立日本侵华浩劫纪念馆。他回到了沈阳,邀请张一波等5人作为辽宁地区的发起人。吴天威之所以在美国建立纪念馆,是因为中国人受到日本杀害、奴役和凌辱的历史,海外没有完整的记录和展览。

这次来沈阳,吴天威教授和自己的助手熊玮博士一起。熊玮从小受的是西洋教育,11岁才知道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接触到吴天威后,才真正认识到中日战争的历史史实。吴天威到达沈阳的第二天,张一波教授就陪同他们一起参观了沈阳二战盟军战俘集中营遗址。参观的时候,吴天威对保存完好的战俘集中营部分房舍和工作车间十分感兴趣。他在青光街周边走访了一些居民,到中捷友谊厂了解了详细情况,并不停地拍摄照片。

吴天威说:“对于盟军战俘在日军战俘集中营所受的非人待遇,及日本在‘二战’中对世界人民犯下的灭绝人性的战争罪行,美国人民还不是很了解。几年前,美国一个最重要的博物馆举办一个展览,竟称日本是‘二战’的受害者。如今这一遗址的发现和公开,对于美国人民认识日本的战争罪行具有重要意

义。”随后两年,吴天威教授向他的同学李尧(辽宁原省委书记)、李涛(沈阳市原市委书记)建议沈阳要重视美军战俘集中营研究。

2003年9月13日,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二战战争遗留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吴天威首次公开了他的夫人美国学者孙英哲编著的《沈阳盟军战俘营》大画册,其中画册中“沈阳战俘集中营”平面图西南角,明显标识有“焚化炉”。当时,尽管吴天威、孙英哲认为存在焚化炉,但没能找到实物。2004年2月16日,吴天威获得美国退伍军人协会颁发的“终生社区服务奖”,以表彰他在历史研究方面对社区所作的贡献。2005年,吴天威去世,离开了他奋斗未竟的事业。此时,沈阳二战盟军战俘集中营的保护已经纳入政府决策,确定要在旧址建立一座纪念馆。他走后,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建立的“日本侵华浩劫纪念馆”由熊玮博士接任。

2002年,美国大华府日本侵略史学会也加入到了这项事业中。该学会是一个民间学术团体,旨在揭示日本在二战中所犯下的罪行。会长王恭立博士,1925年出生于中国北戴河,1954年成为美国公民,1982年退休后,参与社会工作。王恭立是一位活跃的社会活动家。他1973年创办美华协会,下属有80个公会及支部,总部在华盛顿。目的是维护华裔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应享的权利,策划和推动有关华裔及其他亚裔民族权益的议案。2008年,他获得了美华协会的“先驱奖”。王恭立还是百人会的理事。1990年,以贝聿铭、李政道、马友友为首的一些在美国的华裔名人成立了一个“百人会”,团体的宗旨是做中美人民的桥梁和扶助在华人利益。1983年,王恭立等人发动几千华人上街游行,抗议日本篡改侵华历史。此后,他的生活就多了一项使命,揭露日本战争罪行。2000年11月,王恭立华盛顿主持了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第四届学术年会,着重研讨了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在战后遗留下来的诸多问题。

美国大华府日本侵略史学会参与战俘集中营之事,偶然中带着必然。那是1992年,日本天皇访问美国,他告之世人,他是为和平而来,但是他对日本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中国造成的所有伤害却一个字也没提。

25.隐隐有些不开心

这天下午,轮到(2)班和(3)班去果园摘橘子。嵇畿以为是比赛性质的,踌躇满志地说:“午饭吃饱了,有力气了,看哥等会儿怎么风卷残云,挥挥手,不留下一个橘子。”管园子的大妈一听,急了:“我们有规定的,每个人只能摘7个。”园子造得挺古朴,竹篱茅舍的,门口还悬了一块匾,上题“橘園”二字。卫思康笑了,说:“真是高端哪,我差点要以为,这是洛阳名园呢。”熊晓科也认为,这个名字起得甚好,让人想起巴黎那个同名的美术馆,那里挂着巨幅的莫奈睡莲图,在展厅里绕一圈,感觉自己像是池塘里的龙王。不过进去后,就只有一个小林子,橘子不多,大半还泛着青色。司徒纯纯就没劲了,说自己本想大展身手,偷一筐橘子回去。但这种果子,看样子就不好吃,偷它掉价。白煜杰就摘了一个橘子,和司徒纯纯分食,两人尝了一片,就叫了出来,说是能把人酸得一激灵。

熊晓科最怕酸,听了这话,对橘子彻底没兴趣了。正当她百无聊赖地在林子中转悠,盘算着什么时候能回寝室复习SAT时,突然看到一男一女猫在树林深处。女生拉着男生的胳膊,娇嗔道:“人家发你短信,你干吗不回?”男生轻轻拨开女生的手,说:“话不是这么说的。你那么多短信,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了。一会儿是一条‘这边本来天气预报说有暴雨,却没下出来’,一会儿是‘今天的香蕉很甜,配酸奶很好吃,可是小卖部却不卖酸奶’,你这简直是把我当微博哪!”

熊晓科听出那是嵇畿和冯怜。奇了怪了,听上去,两人你来我往地发短信,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呀。熊晓科此时恨不得耳朵长到头顶上,嵇畿又说:“有些事,我不想管的。可是你在草地上,穿那么短的裙子,不是作死吗?不怕你生气,我觉得这样蠢透了。”冯怜委屈地说:“同样是裙子,穿在一些人身上,就是好的,穿在另一些人身上,就是愚蠢。你昨天和那个康素沁聊得那么开心,她走开了,你还打着她的背影看了那么久,不就是因为她那条裙子吗?我的腿长得可比她好看多了!”嵇畿说:“康素沁是我表姐,我和她聊聊天,也没什么。我有喜欢的人了,只想和你做普通同学,

希望你能尊重我的想法。”熊晓科听得无聊,就转身走了。她既觉得可笑,又隐隐有些不开心。大概是因为在橘园里浪费了不少时间,结果只偷听到了那么庸俗的一段对话吧。

校长走了后,伙食水平又一落千丈,回归到了“白菜餐”,四个菜都是白菜做的,唯一的一个小荤,还是白菜烂肉丝。

嵇畿对罗冒说:“怎么下筷?真有砸碗的冲动。”接着,他们去食堂找光头师傅交涉,可是厨子双眼圆睁,对嵇畿说:“真难伺候。有什么要求,让你们老师来提。”罗冒陪着笑说:“昨天晚饭也是三个白菜,吃多了有点腻。今天中午那个腐竹炒黑木耳,就很好吃的。”厨子用锅铲敲着灶台上的瓷砖说:“嘿,还腐竹、黑木耳嘛,这两样东西不要泡发,不要清洗,不要挑拣啦?去去去,要吃什么,等回家再说。这里的厨房,爷叔我说了算。”

回到食堂里,罗冒沮丧地看着满碗的白菜,忿忿地说:“这食堂的水很深。校长来了,就用肉片和鸡腿塞住大家的嘴巴。”熊晓科太同意了。她意识到,校长并没有乱说,单从今天的午饭来看,这学农食堂餐,是华丽得有点失真了。不怕不识菜,就怕菜比菜。对照着丰盛的午餐,晚餐实在有些不堪,老师们都开始抱怨。食堂里像炸开了锅,现场催生了一堆大才子和游吟诗人,七嘴八舌地说着:“白菜复白菜,白菜何其多……”“食堂可吃菜,白菜何田田。肉藏白菜东,肉藏白菜西,肉藏白菜南,肉藏白菜北,肉藏白菜中……”“吱吱复吱吱,白菜当锅炒……”“君不见,白菜之叶灶上来,翻滚到胃不复回……”

幸好,外婆给熊晓科带了豆豉鲮鱼罐头和香菇肉臊罐头。此时不开,更待何时。她从寝室拿来了罐头,同桌共济,鲮鱼和肉臊被抢光,剩下的豆豉被嵇畿拿去拌饭吃,吃完了还说:“熊宝宝,你的菜是人间美味啊。”

晚上的活动是“红白歌会”,模仿日本NHK电视台的新年演唱会,由男生组成的白队,和女生组成的红队,轮流献艺、较量。这时候,所有的人都忘记了明天还会接踵而来的农活和白菜餐,同龄人之间相聚和友情的快乐,冲淡了物质上的不足。

矢车菊色的心情

戴紫裘

